

李鸿章

王林◎著
LI HONGZHANG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1847年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5年，其一生与晚清内政外交关系密切。他既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主要实践者，创办和控制着众多洋务企业。他重视海防，创建北洋海军；他倾心铁路，开中国铁路建设之先河；他关注人才，创办多所新式学堂。他是晚清外交的实际主持者，与东西方列强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生前谤言丛集，死后盖棺难以论定。贬之者称其为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誉之者称其为近代化的开创者、奠基人。梁启超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评价他为中国近40年第一流紧要人物，以不学无术、不敢破格为其短；以不避劳苦、不畏谤言为其长。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李鸿章

王 林◎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 / 王林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671-7

I. 李… II. 王… III. 李鸿章(1823~1901)—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246 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沈子明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李鸿章

LIHONGZHANG

王林◎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671-7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第1章 三千里外欲封侯	001
以科甲为庐郡望族	001
翰林变作绿林	005
第2章 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	010
一生事业，无不由国藩而玉成	010
薪尽火传，青出于蓝	016
第3章 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	022
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	022
弃镇守沪，另简贤员	026
跃马独出，不作生还之想	029
驾驭洋将，擒纵在手	033
第4章 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	037
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	037



001



002

从军十六年，此为下下签————— 042

第5章 中国欲自强，莫如学外国利器 ————— 048

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048

必先富而后能强————— 053

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 058

谋创水师，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061

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 066

第6章 一生功过在和戎 ————— 071

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 071

诚为中国永久大患————— 076

反复争论，字字较量————— 079

不得不隐忍以图息事————— 083

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 088

第7章 以北洋一隅，搏倭人全国 ————— 094

推原祸始，不得不谓外交遗恨————— 094

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100

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105

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111

第8章 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116

老来失计亲豺虎—— 116

臣实是康党—— 121

临事方知一死难—— 125

第9章 誉之千万，毁之千万—— 131

谥公曰忠，公论斯在—— 131

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 135

声誉应作向上提高—— 139

时势所造之英雄—— 143

附

年谱—— 149

主要著作—— 153

参考书目—— 153

第 1 章

三千里外欲封侯



001

李鸿章并无显赫的出身，他是靠科举和军功跻身于统治者行列的。科举为他进入政坛提供了资本，而军功使他年仅40岁就成为封疆大吏。李鸿章一生事业是他充分利用时代的机遇，靠个人奋斗干出来的。

以科甲为庐郡望族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肥东县）一个耕读之家。

李鸿章的祖先本姓许，明末为躲避战乱从江西湖口迁来合肥定居。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因李心庄没有儿子，便过继次子许慎所为其嗣子，改姓李。从许慎所开始，经君辅、汉申、士俊、椿、殿华、文安至鸿章，共历八世。

李家累世为耕读之家，十分清贫。在李汉申时清贫无田，



至李士俊时已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李椿与其兄皆为秀才，曾与当地豪绅多次争讼，申辩得直，才得以安居。

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和父亲李文安对李鸿章的成长影响较大。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未中，从此便放弃猎取功名的念头，在乡下带领儿孙一边种地，一边读书，近五十年未踏入城市一步。李文安自幼在父亲的督导下读书，经过多年的攻取，终于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四年后考取进士，分发刑部任职，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由于李文安考取进士，在朝中做官，李家也由清贫的耕读之家，“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娶合肥李腾霄之女为妻，李氏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堪称贤妻良母。李鸿章任湖广总督期间，曾将老母接来武昌同住。后来李鸿章奉旨调任，按惯例应先把家眷迁出，李老夫人也多次催促搬家，但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待新官上任，直奔后堂叩拜，原来新官不是别人，正是大儿子李翰章。做母亲做到这个份上，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李文安共有六子二女，六个儿子依次为翰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长女李玉英，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对李家多有接济，张后来官至记名提督。次女李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费后来官至江苏候补知府。

李家兄弟六人或做官，或经商，其事业大多与李鸿章有关。老大李翰章，性情敦笃，因父亲在京做官，他作为长子便挑起家庭重担，又秉持庭训，专攻举业。无奈科场不顺，直到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才被选为拔贡，朝考后得了一等，以知县分发到湖南。后进入曾国藩幕府，主持湘军粮台。此后官运亨通，官至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

1869年（同治八年），湖广总督李鸿章奉旨前往四川查案，接替他位子的正是其兄李翰章。僚属们在黄鹤楼设宴款待兄弟二人，为排座位发愁。按级别，李鸿章官大，应坐首席；论辈分年龄，李翰章是大哥当推上座。于是有人提议，干脆留出两个空位，让他们兄弟二人自行决定。李氏兄弟入席时，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坐在首席，李翰章只得屈居次席。饭后，李鸿章还振振有词地对属官说：今天是官宴，我的官品高，理应坐首席，不能坏了国家的法度；如果改天再办私宴，请我大哥坐首席就是了。兄弟二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老三李鹤章，科场屡试不第，遂弃举业。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李鹤章也拉一支人马投靠，成为亲兵营统领。李鸿章创办淮军，李鹤章回乡招募一千名亲兵，押运辎重马匹，由江北陆路赶往上海与李鸿章会合。在苏南战场，李鹤章多次率亲兵营参战。常州攻下后，他被任命为甘肃甘凉道道员，嫌远未赴任。曾国藩接到北上“剿捻”的命令后，曾奏请他帮办行营事务，他更干脆称病回家。后来，他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天津之间，从事商业活动。

老四李蕴章，因幼时瞎了一只眼，所以一直留在老家。他一生值得一提的就是资助和主持修成了《续修庐州府志》。

老五李凤章，曾在湘军鲍超的“霆军”军营中总理营务。后侨居芜湖，经营房地产和典当业，兼放高利贷，发了大财，成为李家首富。

老六李昭庆，自幼聪明博学，但后来仕途颇为不顺。曾随李鸿章帮办淮军军务。曾国藩北上“剿捻”时，招李昭庆率领一支军队随行，以便协调淮军各部关系。可李昭庆少不更事，不堪磨难，在率部千里追击无功后，便心灰意冷，最后干脆不

辞而别，跑回老家。年仅 39 岁就郁郁而终。

李鸿章排行老二，自幼由父亲开蒙，还跟本族李文淮（字仿仙）及当地塾师徐明经读过书。

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李鸿章走的是读书做官之路，而且一路顺畅。1840 年（道光二十年）考取秀才。道光二十三年在庐州府学获得优贡。李文安闻讯后，写信催他入京准备参加第二年顺天乡试。李鸿章此时意满气得，立志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他在《入都》诗中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真是一副狂妄不羁的神态。曾国藩说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从这首他 21 岁写的诗中就能看出端倪。

道光二十四年，李鸿章中顺天恩科乡试第八十四名举人。次年，应乙巳恩科会试，未中。道光二十七年，参加丁未科会试，列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的李鸿章只有 25 岁，可谓少年得志。道光三十年庶吉士散馆，李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受翰林院编修。从第二年起，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李鸿章的原配姓周，比李鸿章大两岁。由于李鸿章先在京城做官，后又回乡办团练，周氏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孝敬婆婆。咸丰十一年，死于南昌，跟李鸿章没享什么福。继室赵小莲，比李鸿章小 15 岁，出身名门，一家四代进士。李鸿章自娶了赵小莲后，官越做越大，以致有人说她有“旺夫运”。李鸿章在 50 岁时，还讨了一位莫氏，比他小 31 岁。莫氏还为李鸿章生了一个儿子，赵小莲死后，她居然由侧室扶正，诰封为一品夫人。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长子李经方，本是李昭庆的儿子，过继给李鸿章为嗣子。1890年至1892年他任驻日公使，1895年随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谈判，在李鸿章受伤后被任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后又随李鸿章赴欧美游历，1911年任邮传部左侍郎。次子李经述，赵小莲所生，1901年李鸿章死后，由他承袭一等侯爵。三子李经迈，莫氏所生，曾任江苏等处按察使，署民政部右侍郎。

李鸿章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女婿叫张佩纶。张佩纶，字幼樵，号蕙斋，直隶丰润人，同治进士，是晚清“清流派”重要成员，以非议朝政、弹劾疆臣、不干实事、空发议论为得意。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他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会办福建事务，并署理船政大臣。可怜张佩纶只能说，不能干，法国舰队闯进马尾军港，他不作开战准备，法国舰队司令下最后通牒，他竟要求改期再战。如此拿战争作儿戏，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马尾海战后，朝野上下纷纷上奏请求诛杀张佩纶，唯独李鸿章为其开脱。张佩纶革职戍边归来，李鸿章又将自己的三女儿李经寿（小名鞠藕）嫁给他。当时张佩纶41岁，比鞠藕大16岁。这桩婚姻在当时引起诸多非议。张佩纶有一个很有名的孙女，那就是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

翰林变作绿林

当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正在京城读书吟诗之际，南部中国却闹翻了天。1851年（咸丰元年）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军事行动势如破竹，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从广西打到长江流域，克武昌，下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政府

对峙的政权，并开始北伐和西征。一时间，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硝烟弥漫，战事激烈，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更成为太平军、捻军、清军、湘军、团练等各种力量相互厮杀的主战场。

面对太平军凌厉的攻势，清朝的“国军”绿营兵不堪一击，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在清王朝生死存亡之际，咸丰皇帝除严令文官武将和绿营兵拼死抵抗外，还尽可能地动员整个地主阶级与太平军为敌，于是一股新的充满朝气的地方武装力量迅速崛起，很快成为太平军的劲敌，这就是由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以及后来由李鸿章仿照湘军而成立的淮军。

李鸿章是以淮军起家的，可在淮军成立之前的数年间，他在安徽的征伐岁月却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1853年3月初的一天，在京城李鸿章闲来无事，便到城南海王村（即琉璃厂）逛书摊。正巧遇到一位安徽老乡，这位老乡拉着李鸿章说：你难道不知道省城安庆已被太平军攻占了么？还有心思在这里闲逛！他让李鸿章快在京城找人想办法。李鸿章听后很受震动，于是便去找好友吕贤基。

吕贤基，安徽旌德人，官至工部左侍郎，与李鸿章相友善，经常让李为自己草拟奏章言事。李鸿章到了吕家，将眼前的严峻形势讲了一通，劝吕赶快上奏朝廷请求发兵。吕便让李起草奏章。李鸿章连夜写好奏章，派人送往吕家，希望明天早朝时递上。第二天中午，李鸿章前往吕家打听。谁想刚进大门，就听屋内哭声一片，如同死了人一般。等走进厅堂，只见吕贤基从内室跳出来，一把抓住李鸿章，破口大骂：你小子可把我害苦了。我递上你写的奏章，皇上竟命我回安徽办团练，剿灭太平军，可我哪会打仗啊！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不过，你也休想逃脱，我已奏明皇上，命你与我一道前往。就

这样，李鸿章被吕贤基“裹挟”回安徽，走进了血雨腥风、生死难测的战场。

还有一个说法是，吕贤基认为既然是救安徽，那么，安徽在京官员谁也休想置身事外。于是他又要求调王茂荫的儿子随行。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右侍郎。他与吕贤基一样，都是当时安徽在朝的大官。这下又惹恼了王茂荫，他认为都是李鸿章点的火，于是又保举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回乡办团练。可李文安也不好欺负，他又奏调吕贤基的儿子吕锦文随行。这相互拉扯、一同赴死的戏剧性一幕，充分说明了当时安徽形势的严峻以及清朝官员的养尊处优，他们大多是被逼着走上与太平军作战之路的。

1853年3月，李鸿章及袁甲三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帮办团练防剿事宜。当时安徽的形势是巡抚蒋文庆刚刚在安庆战死，朝廷命周天爵署理巡抚。周天爵在宿州上奏，请求将省治迁往庐州府，改安庆为府城，并说军机吏治难以兼顾。于是朝廷命李嘉瑞为巡抚，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宜，并命吕贤基会同周天爵、李嘉瑞编练团勇。这看似周全的部署，其实危机重重，一省三帅，各争雄长。

但当时安徽的团练势力却发展很快，主要有庐江的吴廷香和吴长庆父子、合肥的张树声和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刘铭传、潘鼎新等数支。这些团练头目筑圩练兵，自称圩主，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有些甚至借团练之名，抢夺民财，焚掠村庄，与土匪无异。李鸿章在安徽与捻军、太平军作战主要靠这些力量，他后来组建淮军也主要以此为班底。

李鸿章到安徽后，先入周天爵幕府。此时，太平军尚未北

伐，安徽境内的主要农民武装是捻军。捻军由捻党发展而来，早期主要活动于淮河两岸，后扩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其成员有农民、盐贩、船夫、渔夫、手工业者、饥民、流氓无产者、裁撤的兵勇和知识分子等等，主要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杀富济贫等活动。太平军进入安徽后，捻军更加活跃，成为清政府镇压的主要对象。

李鸿章跟随周天爵起初也主要以捻军和当地土匪为对手，其战绩是败多胜少。由于军纪太差，当地士绅讥笑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说他“专以浪战为能”。有一次，土匪来进攻，李鸿章率团练出战，竟然抵挡不住，败退到自己的圩子里。此时已过晌午，尚未吃饭，饥饿不堪，到家时也不见一人，家人事先早已躲了出去。李鸿章急忙走进厨房，看见锅里的饭已做好，他一只脚跷在灶沿上，一手接开锅盖，一手拿碗，口中狂咽不止，边咽边喊：大家快吃，吃了好跑。真是够狼狈的。

李鸿章率团勇与太平军作战，更是九死一生。1853年11月，太平军将领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攻打舒城，李鸿章凑集几百团勇赶往舒城吕贤基军营助战。当时战事异常激烈，吕贤基手下的团练多是乌合之众，而且军心涣散，难以抵挡，吕贤基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此时的李鸿章是守是逃犹豫不决，他的老家人刘斗斋把他拉到一边，劝他说：现在人人都在逃命，你没必要跟吕大人一块等死，家里的妻儿老小都在盼你回去呢！李鸿章还不好意思开溜，刘斗斋把早准备好的马匹牵来，让李鸿章骑上连夜逃回家。仅仅过了一天，舒城被太平军攻下，吕贤基投水自尽。

1854年1月，安徽省城庐州被攻陷，上任刚一月的安徽巡

抚、湘军悍将江忠源战死。1854年初，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也回安徽督办团练，李氏父子一同在安徽与天平军为敌。7月6日，李文安突然死于军中，年仅55岁。有记载说，李文安体胖，爱喝酒，夏天天热，他贪酒暴饮，露宿而卒。李鸿章当时正在巢县随副都统忠泰与太平军苦战，闻父病逝，急忙前来奔丧。可他刚离开军营，就全军覆没了，忠泰仅以身免，以致有人说，李文安一死倒救了儿子李鸿章一命。

1855年8月，近万太平军为救援庐州，分四路猛扑清军柘皋营盘。李鸿章惊惶失措，带勇先溃，江南提督和春率精兵数千前来解围。第二天，李鸿章前来见和春，称誉：“声威大震，以军门为最。”和春毫不讲情面，答曰：“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弄得李鸿章面红耳赤，大江南北传为笑谈。

李鸿章回籍督办团练，历时五年。这五年间，由于安徽的太平军势头正旺，捻军迅猛发展，而主持安徽军务的清朝官员多碌碌无能，李鸿章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又无权、无兵、无饷，难有大的作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他能活下来亦属不易。与李鸿章同时在皖的其他官员非死即免，下场多不妙：吕贤基投水自尽；江忠源战死；他的座师安徽巡抚福济被免职；巡抚翁同书后被曾国藩弹劾，发配新疆，死在外地；嘲笑他溃逃的和春后也战死；连他的父亲也暴卒于军中。回头再看看李鸿章，不但能全身而退，而且还因功赏加按察使衔，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已由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升为四品的道员。更重要的是，这五年的磨炼，使李鸿章由一个只会读书吟诗的白面书生，成长为一个见过大场面、经历大磨难的儒将，并且进入地方和军事系统，积蓄了大批的人脉资源，为其以后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 2 章

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



010

1859 年（咸丰九年）1 月，“国难未除家未复”的李鸿章，怀着祖宅被焚的悲愤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前往江西建昌，进入曾国藩幕府，从此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他在曾国藩幕中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中间还一度离开），但对他一生的事业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一生立身行已、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

一生事业，无不由国藩而玉成

曾、李相识于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当时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准备参加顺天乡试，由父亲介绍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原来，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戊戌年进士，后曾国藩入翰林院任职，李文安则在刑部任职，两人因是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同年”，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人脉关系，故李鸿章才得以拜曾国藩为师。

1844年，李鸿章中举人。次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考官。李虽未中，诗文却博得曾国藩的青睐。此后两人朝夕过从，李向曾求义理经世之学，曾也认为李才可大用。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同年中有不少曾门弟子。此后数年，李与曾在京城仍交往频繁。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次年率湘军北上抗击太平军。此后几年，曾国藩在长江流域与太平军死战，处境十分艰难。特别是1858年11月的三河之战，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藩之弟曾国华战死，六千精锐被歼，给曾国藩以沉重打击。此时，李鸿章来投奔曾国藩，对李来说是寻找新的出路，对曾来说也正缺帮手。师徒二人惺惺相惜、患难与共，不仅成就了曾国藩的辉煌，也为李鸿章的发迹提供了平台，可谓双赢。

曾国藩为与太平军作战，除组建湘军外，还笼络了大批人才，其幕府集中了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洋务、工程技术等各方面的精英，李鸿章适逢其会，在其中受到全方位的教育和历练。梁启超称曾国藩军营是李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曾国藩以理学为修身立命之本，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与幕僚一起吃饭，在饭桌上谈学问和做人。李鸿章生性豪放不羁，爱睡懒觉，刚到曾幕，天天早起，极不适应。有一次，他谎称头痛，不想早起会餐。曾国藩多次派人去请，并说必待幕僚到齐方肯吃饭。李鸿章无奈，只得披衣踉跄而来。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板着脸对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一言相告，此处所崇尚的，只有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听此言如冷水浇背，为之悚然，从